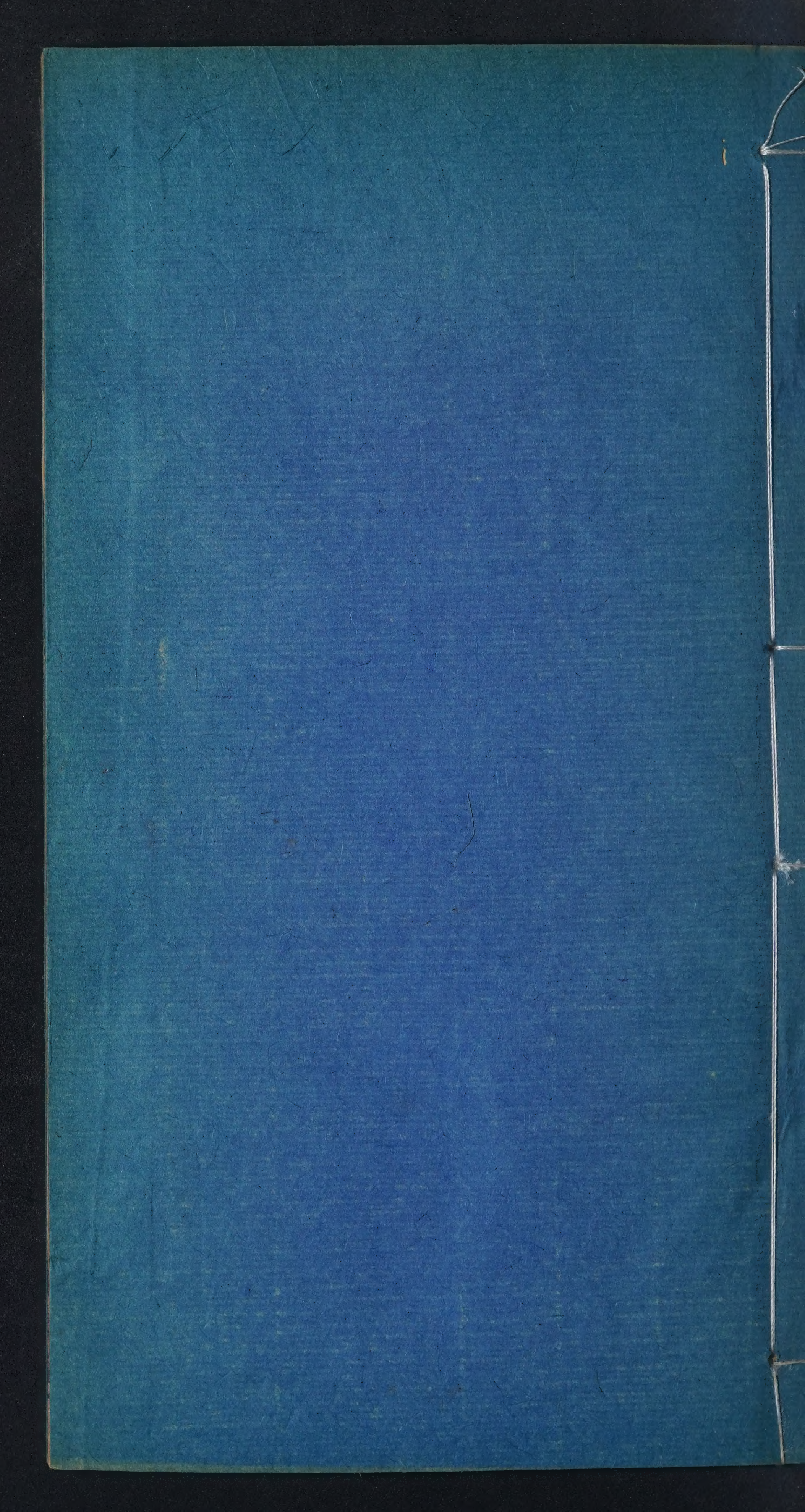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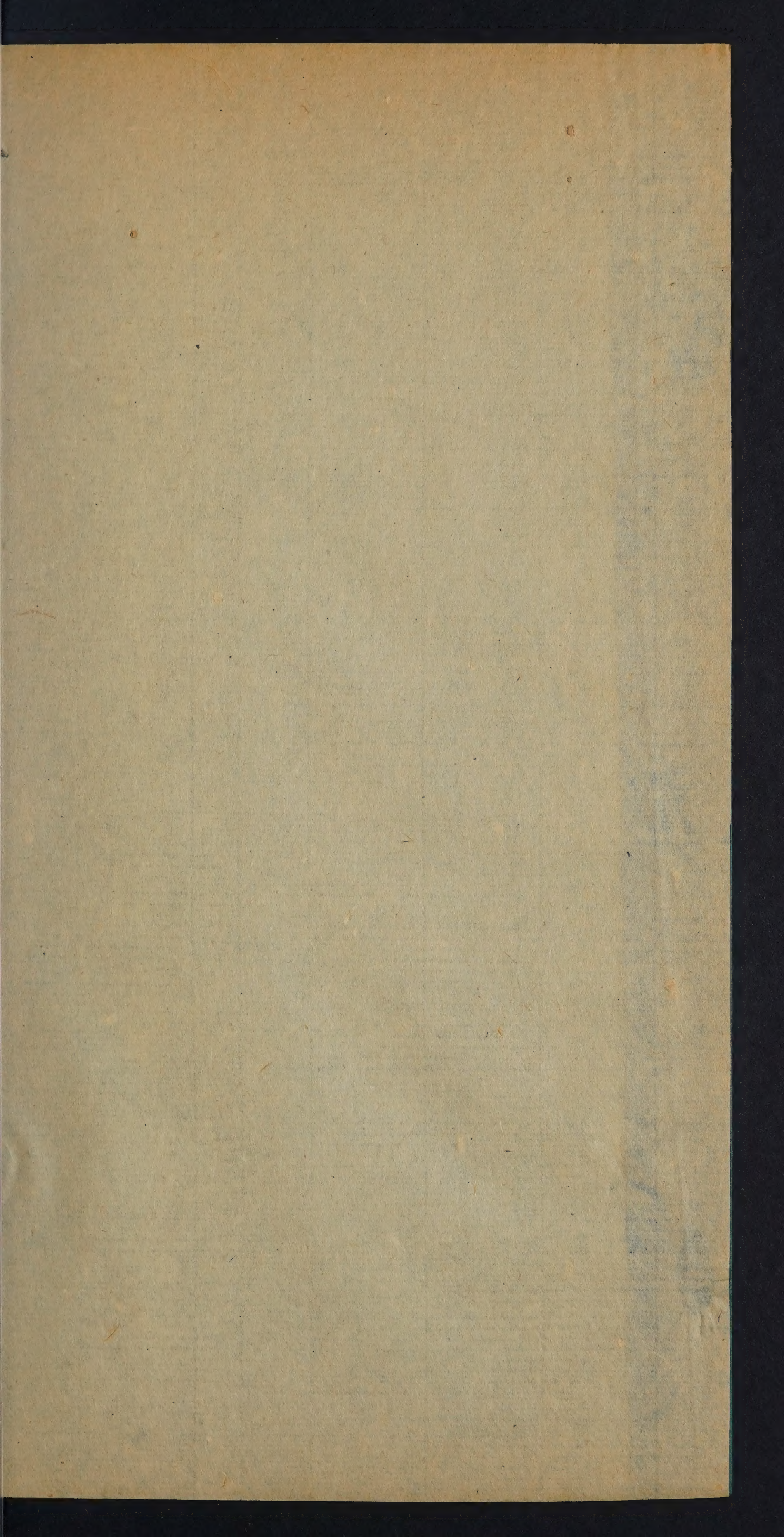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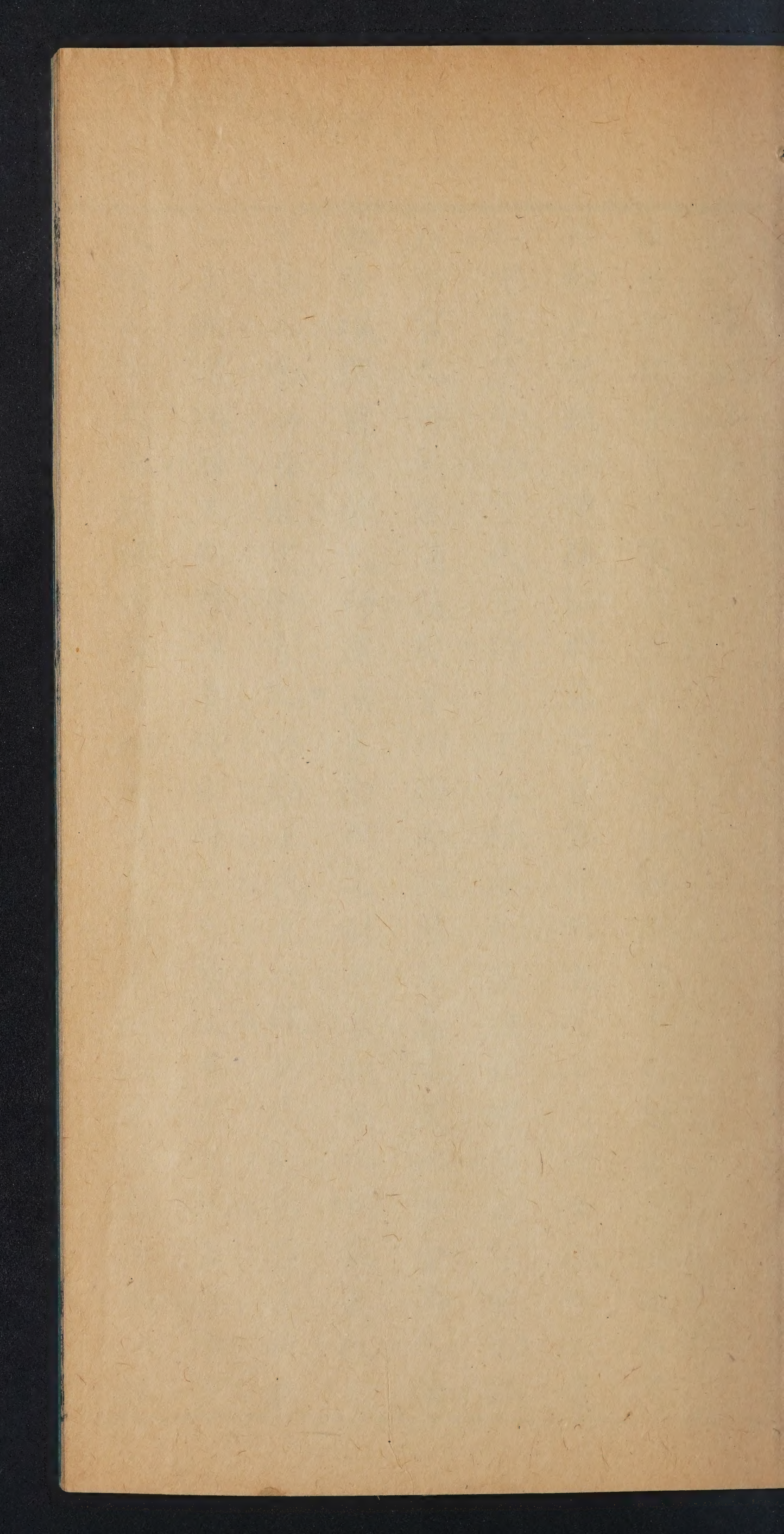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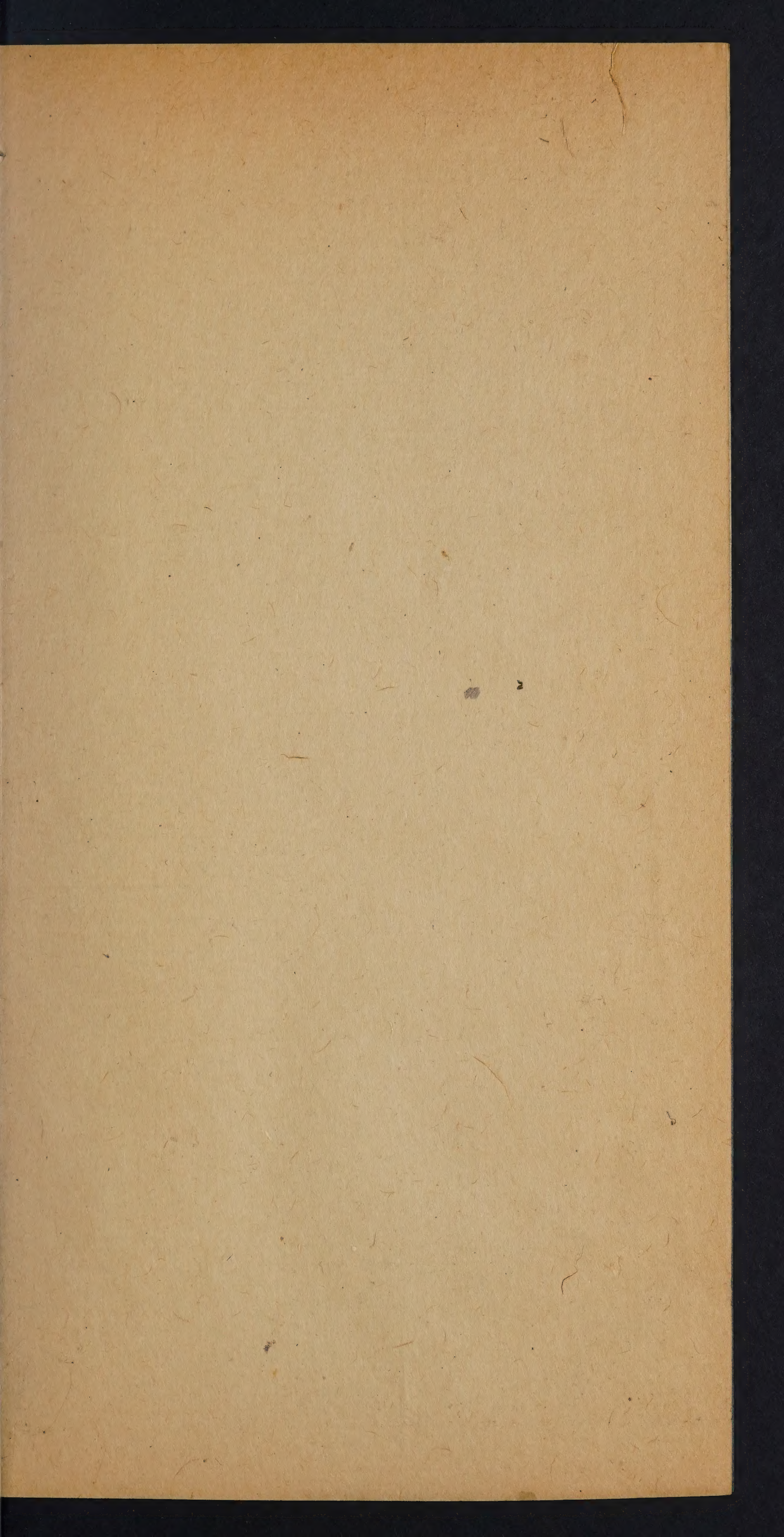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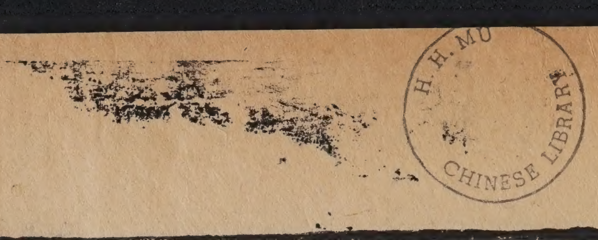










李綱上三策

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眞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慴戎心。以鼓士氣。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家涵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衞。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適。宜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鎭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衞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

孫鏞曰進退之禍言之鑿鑿

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皆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司臣一也遣使分其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榜攔沿汴舟艦三也遣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曾不深計而熟念之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遂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撑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選以

子坤曰綱意本不欲去誠假太子位號則雖去猶未去也

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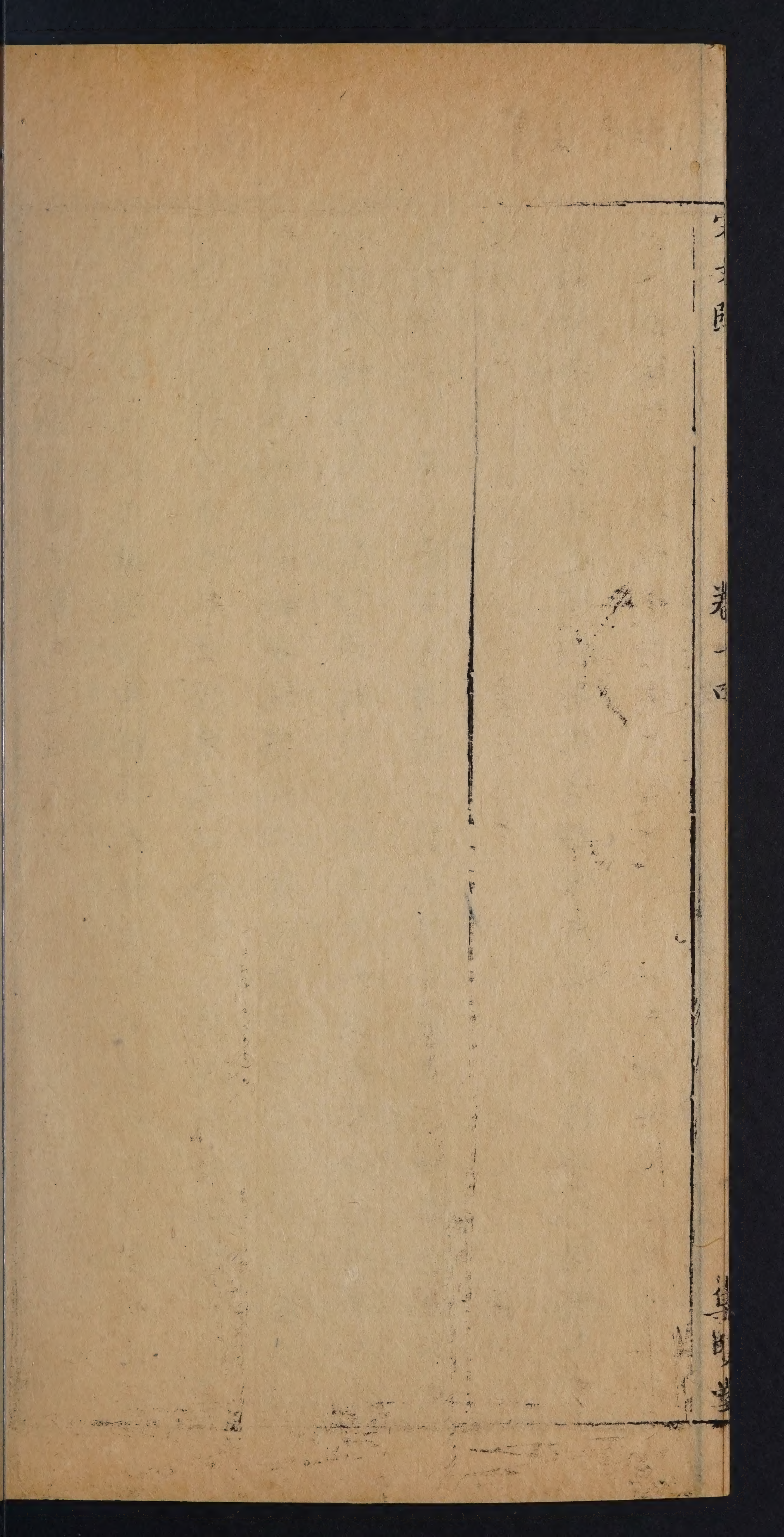
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

鍾惺曰避狄之計原非綱之得已朕萬不得已而爲避狄計則留時觀變其勢又不得不出於假太子以位號也綱實救時濟變之才而緻欽用而不盡其北轅之禍豈不宜哉

李綱奏必勝之策

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數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鍾惺曰以絕妙方畧惜宋氣自餒不克舉行徒使中原淪喪二聖蒙塵可勝歎息



孫鑛曰。誠如此。行恢復中原有餘。

李綱論今日不可為退避之計

陛下慨出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然臣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於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於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擣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

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抵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頻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歸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𤫊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舩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款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蹕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

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

鍾惺曰。高宗有臣如此而甘心退避畏虜如虎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

鍾惺曰使自為守敵是救時急著後文丞相亦建此議

李綱論守備之策

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料金人秋夏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

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

莘坤曰觀其布局之妙處情與天下形勢已了然於胸中矣不可謂非豪傑之士

趙鼎請車駕幸洛表

天地之德螻蟻莫不顧忠鑾輅所臨臣民以為至幸情甚衆以籬榔

聽雖高而必從敢冒昧於謹詞冀露陳於悃愊竊以成周舊宅不改

山川有宋別都具嚴筦鑰土𡨋中於諸夏日尤近於長安當開寶無

極之初六飛天降迨景德承平之後萬乘雲從草木尚被於徽光

老猶談於盛事禮曠爲其斯久民望之而甚勤鑾修厥章宜在茲日

恭惟陛下盡循堯道丕顯文謨力追三代之純躬軼百王之盛治無

細而不舉功有難而必成薄四海無障屏之虞環九州皆冠帶之域

載惟立愛尤切奉先南面而朝感春秋霜露之降西風所暨念祖考

弓劍之藏既出綍以戒期將涓辰而展事陵園動色如喜翠華之來京邑相趨咸願屬車之覲而況閟宮肅設儼列辟之睟容禁宇崇成煥中天之寶構宸暫動於乃顧庶深慰於斯民伏願陛下俯暎虓辭仰開睿聽既竭孝思之奉特迂輦路之觀覲西后以省方御三川而問俗靈河逄砥柱之險遠懷有夏之功溫洛通汴水之波遙念元豐之績臣等幸承官守之獲採輿言冀聞清蹕之音克効前驅之役瞻鑾洛下共償此日之心遂使周南無讓晉人之頌

鍾惺曰只以陵寢與民情感動之别有啓沃

華仲曰矢口而談絕不避諱真奇士也

陳東乞復李綱舊職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寖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

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畧不可否於其閒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已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

之甚難○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奔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肰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

鍾惺曰○情激不平之言○大為忠臣吐氣○宋朝不為無人○使東等俱在顯位○又何憂虜患哉

楊彝曰胸中看國勢人情不十分精透不

張浚論絶歸正人有六不可

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頼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迄自為御營參賛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絶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絶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為敵為讎。內則為虜用。外則為我敵。二也。今日虜分既出。醒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絶。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閒探之類。孰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陥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而棄絶之。不

能發如此議論

辛仲日處置與將空

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既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事即為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來歸厚加犒勞使持帛書復往撫諭本處山寨令各安居明種毋輒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充應萬弩之選若有官借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為列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令近二百餘人其攜家而來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

糧俾為死守之計。若果絶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

鍾惺曰。自古英雄舉事。莫不以人心為重。魏公眷眷於此。實一時之俊傑也。



半[illegible]曰時事報危亡語寫出

張浚辭免都督江淮軍馬表

江淮重寄猥出異恩犬馬餘生益安微分輒上臣愚之請未蒙制可之音伏念臣少不如人老將及耄一士賢百萬之衆素乏偹能百里半九十之時仍當末路倘進退不懲於迷復則鬼神將害於福謙顯羅責誚之言重玷并包之度況明光之詔雖陳於別塞而赤白之囊不徹於甘泉分屯已固於長城申命何資於錫鉞伏望陛下擴日月之暎推天地之恩俯憐視蔭之幾何特加全護不憚出綸之惟反曲賜優容

鍾惺曰魏公一時人望而臨事諄諄辭免則當時信任之不專可

想見矣。

茅坤曰虜臣誤國情態可恨如此

宗澤建炎元年奏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使。俾嚴攻討。其間有寔欲賈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茍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眹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寔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歛迹逃避。曲辱不耻為智為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敵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

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詭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寬色藏為智謀緘默為沉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究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勸率義仕俾思勦絶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

孫鑛曰英雄之氣千古如見

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納乞収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别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干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

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
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扭和議皇惑
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
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
死之冀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承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
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
荷君恩敢忘尸諫顯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殲生從此永辭
於宸扆

鍾惺曰宋始終貪於和議者只是庸主無大志畏難苟安圖僥倖

於一時也。不厭。何見如此痛切。如此憤激之言。而毫不動心也。

岳飛論恢復疏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猾虜狡謀一眼覰破

鍾惺曰飛英雄舉動過人者蓋胸中有成竹耳武穆胸中成算如此其戰必勝攻必取夫豈僥倖哉



陳仁錫曰字字諷刺

岳飛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寔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肆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太德有容神武

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
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
埃口誦詔書而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徙懷猶豫而致疑謂
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
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鍾惺曰言極正詞極婉心雖拂鬱而無一痕怨懟牢騷之色意雖
激烈而無一毫武夫矜横之氣千古純忠之人之文也未數語
任而不讓不獨有其志寔有其才

婁寅亮請選太祖諸孫疏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豈於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

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

鍾惺曰此宋朝天理人心之言不意自上虞亟發之亦奇矣

虞允文論江上事宜

臣在采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決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即與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無守之輟李棒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又留楊存中邵宏淵同力防托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遂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兵力漸分而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將徼幸於瓜州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謂采石渡碉砂夾馬家渡大城

堙○皆可為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説有不肰者○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别無河道可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别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侵和州○窮日夜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之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者○防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舟○殊無籠蓋遮擁○如州縣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為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

敗確　確如此

錡王權未嘗敢與虜敵相接逡巡引避有一日數百里者非戰而不
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
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賊軍亟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
稍奠居者士卒竊倚王人為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
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時見士夫憂其反覆以臣觀
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
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為軍巢縣一帶
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虜船可入池黃之境可
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摠則江口之憂可

去而兩淮之後庶可不至甚費兵力矣

鍾惺曰人皆薄書生得久文可為書生吐氣矣

茅坤曰昔人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党難與此語同一悲憤

虞允文請以一定之說收不世之功

臣既聞虜中之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謹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知虜爲甚怯知其兵爲可用知民心爲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於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於一舉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爲疑也臣博采與論謂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沒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樽駐信陽李道迫新野唐鄧之間各因其險而固守勿與虜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

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能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殺震關輔則寶雞之虜知其無援又為西人之所共棄必不請降亦必引兵度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

鍾惺曰此等方畧皆繫千百策士而不輕易得一二者也使英主遇之取其數語便可收不世之功而宋自有之自失之可奈何

雷觀乞擇相

臣友生高閑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以利害之言盡聞於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以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爲姦不可得也。當今勝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姦術之大者。僞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已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敗法亂紀。靡所不爲。致黠虜幾危社稷。陛下即位以來見於施爲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爲稱。以臣所謂當今之急務也

茅坤曰老奸鄉愿之智一口道破

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進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者容其掊術不過持而可以固養恩寵而已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不可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繼未能死則宜引去肰卒持祿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

鍾惺曰以一太學敢於論相宋朝猶自有人

